长篇大书《杨家将》之三

巧摆牝牛阵

郝艳霞 刘琳 邱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巧摆矿石阵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赵凤岐
封面题字：房　坚

长篇大书《杨家将》之三
巧　摆　牤　牛　阵
郝艳霞　刘　琳　邱　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第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12/16·插页2·字数160,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3,500

统一书号：10093·413　　定价：0.67元

目　　录

第一回　杨郡马割袍断义
孟元帅划地绝交……（1）
第二回　杨六郎装病躲避杀威棒
柴郡主登堂斥责云南王……（17）
第三回　郡主公堂认长兄
六郎昭通遭横祸……（33）
第四回　郡马瞒名装任秉
双王抽剑斩奸雄……（50）
第五回　宋真宗怒斩双王
寇天官计惩司马……（65）
第六回　八王金殿追宋主
宗保街头打王强……（82）
第七回　王强派人查郡马
八王挂帅救雄州……（102）
第八回　雄州城宗保挑辽将
刘家店郡马买牤牛……（120）
第九回　砸囚车郡马救君保
赶牤牛英州会双王……（137）
第十回　六郎拜师得兵书
八王求贤退辽将……（155）

第十一回　冰冻英州训牡牛
　　风迷归途遇岳胜……(173)
第十二回　边关将离山归宋
　　佘太君挂帅闯营……(190)
第十三回　母子重逢吐真情
　　君臣相见讲条件……(206)
第十四回　牡牛阵退敌显威力
　　颜道长击掌吐狂言……(22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回

杨郡马割袍断义
孟元帅划地绝交

话说孟良率兵要劫郡马，郡马大怒，叫声："不要动！孟良，你们现在是边关的总兵、朝廷的武将，在汴梁造反杀死不少兵将，万岁还没见怪，怎么又竟敢半路劫差？你们速速退兵，咱们还是好友；如若不退，来吧——"

孟良说："六哥，你要动手吗？"

六郎说："我不能和你们动手！我们是结拜兄弟，我也知道你们的一番好意。可是我不能那么做，也没有脸和你们打。干脆，你举斧子先把我砍了吧！我一死，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就没人干涉啦！来，你过来杀吧！"说完，六郎把枪挂在得胜勾上，甩镫下马，来到了孟良的马前。

这时可把边关众将全难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全看孟良！孟良是元帅，大家都听他的。只见孟良挂好了大斧，也从马上跳下来，扑通跪在郡马的面前。他一跪，后边的众将也全跪下了。孟良是从不爱掉泪的，今天却放声大哭起来了！

孟良他跪在地上把头磕，

放声大哭口叫六哥：
“我杀了状元才给你惹下祸，
倒叫六哥受折磨！
我原想劫差把六哥救，
同回边关去把酒喝。
你为什么保宋君恋恋不舍？
六哥做事欠斟酌！
无道君只知道贪欢取乐，
听信奸言耳软心活。
杨家将东征西战功劳大，
舍死忘生保山河，
到头来把你充军昭通府，
你还保昏君却为何？”
孟良他边说边流泪，
连连又叫好六哥：
“你要答应跟我们走，
我情愿吃斋行善念弥陀。”
焦赞也连连点头直说对，
众总兵急得把手搓，
郗马见此情景万分难过，
泪珠点点似穿梭，
“众位兄弟你们难死我，
我真不知是死还是活！”

郗马对众将说：“你们全起来，我有话对你们说。”

众将全站起来了："六哥，你说吧！"

郡马说："你们是叫我死，还是叫我活？"

大家一齐说："叫六哥活！"

"孟良，你说呢？"

"六哥呀，不是为你活，能三番五次来救你吗？"

六郎说："叫我活，你们就回边关，叫我去充军发配。我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你们看——"说着往后边一指，"你六嫂和侄儿宗勉坐在轿车里，六哥不穿罪衣、不系罪裙、不带重刑，并且还骑马到云南，这还用你们救吗？只不过咱们弟兄分开感到寂寞！八王千岁在朝里一定会想办法把我提前赦回，到那时我一定去边关找众位弟兄。还是放我走吧！"

孟良说："六哥，我们这头全白磕啦？你也太难点儿啦！我爹娘活着的时候，我也没说过好话呀！你怎么这样凿死卯、认死理、钻牛犄角、一条道走到黑全不带拐弯呢？你算什么孝子？老母偌大年纪，你充军走了，老娘现在只有你一个儿，能说老娘不想你吗？想人的病是没法治的！老娘如果为想你死了，你还算哪道的孝子呀？在边关时你说过：尽忠不能行孝。你现在就不能不走，来个行孝不尽忠吗？"

焦赞说："二哥说得对！"

众将也说："孟二哥言之有理。"

郡马说："看来你们这些过去占山为王之人是不懂王法的。我不再和你们多讲。来，闪开道路，叫解差走！"

孟良说："六哥，你走不走？"

六郎说："我也得走。"说罢，转身就要上马。

孟良紧跑几步大叫："六哥，我不叫你充军去，你宰了我吧！"说罢，伸手抓住了郡马的白箭袖袍。

六郎一气之下，拉出肋下宝剑，叫孟良松手。孟良不松手，说："我愿死在六哥的剑下！"

六郎此时万般无奈，文武百官、八王千岁、各位忠良及奸贼都在看着他。他这口剑是羞刀出鞘难入鞘，拉出来，舍得砍孟良吗？舍不得！可是孟良又死不松手，抓住他的袍子，不叫他上马！六郎一急，摆剑一回手"哧啦"一声，正好将孟良抓住的白袍割下一块。孟良噔噔噔退出几步，扑通一声，一个大坐蹲儿摔在地上了。割下来的那块白袍子还在手里抓着呢！

孟良站起身来火冒三丈："哎呀，好个杨六郎，你太狠啦！不跟我们走也不要紧，不该和我们割袍断义！你不想想，我孟良闹状元府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众位弟兄，而是为了替你行孝，替你母出气！我斧劈三关，拼命攻汴梁，为了救你杨六郎！我们费尽了心血，又到十里长亭来救你，怎么能割袍断义？你既然这样做，别说我孟良不对！"说完话，扔了手中这块袍，拉出宝剑在地上唰地划了一下："杨延景，你跟我割袍断义，我和你划地绝交！咱们看看谁离了谁不行？姓杨的，你可别后悔！现在我们不和你打，以后碰上再说！"说完大喊一声："众将官，跟我走！"

边关这些总兵一个个眼含泪水，马上步下都跟着孟良、焦赞走了。六郎呆呆地站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心里如同刀搅一般！远远望着边关众将，只见他们边走边回头，直到这些人去远了，六郎才放声大哭了一场。这些人到哪儿去

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此时，文武百官全都竖指赞美郡马真是忠心耿耿的为国栋梁！

八王劝道："妹丈不必难过，我把此事回殿奏明圣上，郡马又立一功。我想，会很快调回京城的！"说罢，大家刚要分手，忽听后边马蹄响，有人高喊："六弟，杨郡马，等我一会儿！"

郡马回头一看，原来是王强带了几个随从，飞马来到近前。六郎心想："王强干什么来啦？"就问道："王兄来此做甚？"

王强叹息了一声，强挤出两滴眼泪："兄弟呀，我实在对不住你呀！想你我二人在风云店有缘相会，结为兄弟。郡马待我天高地厚，要不是你提拔，我哪有今日？没想到我选了这么一位姑爷，原以为他读书知礼，哪知他胡作非为！夸官砸了天波府门前的牌匾、打了老管家杨洪，才惹得老娘病倒在床，又引起了孟良杀人给六弟你栽赃，闹得咱兄弟二人很伤感情！我出主意叫六弟充军，也有我的想法：六弟在外边待一个时期，养养精神，避一避朝中之事。过个一年半载，八王千岁和寇大人能不管吗？我能不管吗？到时候一动本，六弟你也就回来了，你我还是好兄弟！别看我女儿、姑爷全死了，我可并不恨你，因为那不是你干的！人死了我能不想吗？当然也疼、也想。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再想也没用啊！"

那位说了："他是真想吗？"其实他一点儿也不想。怎么回事儿呢？

王强本是北辽的文武双状元，肖太后的二驸马。肖太后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天庆凉王一死，儿子耶律宗真太小，不能执政，北辽的文武官员才保肖太后坐殿。肖太后智谋多端，对执掌朝政很有办法。女儿大了全招了驸马。大驸马就是三川六方九沟一十八寨的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二驸马就是王强。王强文武全才，天庆凉王活着的时候，曾对太后提过几次，要把他派往中原去做内应。天庆凉王被杨大郎射死以后，肖太后就叫王强想办法打入中原。王强为了不引人怀疑，就先混入益律关住下了。并且经过肖太后同意，娶了一个中原人为妻以做掩护。这个女人不知道王强是北辽人，可是她一直没生养，王强就在益律关收下两个义子、要了一个姑娘。后来王强借给六郎写状纸的机会和六郎拜了盟兄弟，并且由六郎荐入朝中。真宗登殿后，王强做了镇京元帅，皇上传旨给王强修了一座镇京元帅府，王强就把益律关的家搬到汴梁。两个义子见王强做了大官，也全跟了来，并且改了姓，一个叫王聚、一个叫王宝。这两个人会一身好武艺，王强待他们很好，他们也就干脆给王强当儿子啦！原来他俩以卖艺为生，这回也一步登天了。王强要的这个姑娘后来就嫁给了新状元，没想到叫孟良给杀了。别看王强大哭大叫，其实他并不伤心。不用说是要的女儿，就是夫人死了，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在北辽还有二公主呢！

今天他追郡马干什么呢？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方才孟良带军兵要劫郡马的时候他已经来了，他带了随从人员藏在树林里了。要是双方真动起手来，他也就带人跑了。直到孟良带人走了，他才出来见郡马。他之所以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来，是怕这些官员对他不满，以后在朝中不好办事。他来了一可以掩人之口，二可以和杨家消除隔阂。叫众位官员看出他大仁大义，不记私仇。果真不出所料，他确实博得了不少官员的称赞。

郡马听完王强的话，并不大相信他："你女儿一家十八口全死了，能不恨孟良、焦赞？能不恨我杨延景吗？"说道："王兄不必多讲了。只要你不恼恨我，我就很高兴啦！"

王强说："太好啦！"说着话，叫从人取出一百两纹银，双手递给二位解差，"一路上要把郡马照顾好，这一百两银子你们收下吧！"

郡马说："众位大人请回吧！"

王强说："六弟多保重，我们不远送啦！"

于是，八王、寇大人和众位官员以及杨府亲朋回城去了。

二位解差马分左右，中间是杨郡马，后边是轿车，几个人上路而去。

郡马的心里仍是万分难过，心里放不下边关的好友，更放不下孟良、焦赞，心里想："今天实在对不起孟、焦二位贤弟。如有回来之日，一定向他们赔礼道歉！"

二位差人说："郡马爷，你路上看到哪里风景好，咱就在哪里玩两天，这也是八千岁的吩咐。"

郡马说："我是罪犯充军，只望早到云南，你二人领到回文好早日回朝。不必游山玩水！"

差人说："郡马不必替我们着想。我们俩人干的就是东奔西走的差事，早日回京也还得出去。我们这次就听郡马

的，你叫我们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一路之上，郡马只是急着赶路，饥餐渴饮、夜宿晓行。这一天，来到云南昭通府，二解差问：“郡马，咱们在城外玩两天吧，一入城交案，郡马您可就没有自由了！”

郡马说：“不了，咱们马上进城吧！是不是给我穿上罪衣戴上刑具？”

解差说：“等过堂的时候再穿吧。”

说完，进了昭通城。二位解差又问：“郡马在这里可有亲戚朋友吗？如果有，可以先把郡主和小公子安排下。”

郡马说：“我有个朋友，光知道住在云南，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是个罪犯，就是找到他，我也不能给他找麻烦！咱们先找个店房，把她母子安排下，二位再去递公文如何？”

二位差人说：“我们听郡马爷的。说实在的，杨家是忠良人所共知。我们二人是没能力救郡马爷，不然我们一定救您。”

郡马说：“一路上已经多蒙你们照顾了！”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十字大街。这里很热闹，做买卖的黎民百姓来来往往。宗勉在车里坐不住了，拉开窗帘外看：“娘，外边真热闹啊！”

这时，迎着轿车从对面跑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人。宗勉一看，喊了一声：“爹爹，你怎么又从对面来啦？”

二位解差一看，当时就愣住了！只见马上的这个人头带白缎扎巾，身穿白缎袍，腰系英雄带，足蹬薄底靴，三十多岁，眉清目秀、鼻直口阔、相貌堂堂、仪表不凡！

二位差人惊道："这不是杨郡马吗？"

杨六郎听见宗勉的话，从轿车后面转过来问："宗勉，你喊什么？"

宗勉一看，哎？怎么两个爹爹？他看看身边的爹爹，又看看对面骑在马上的人，竟然一模一样。

杨六郎顺着孩子的眼光也看见了来人，连忙催马迎上去，口叫："任贤弟！"

马上之人一看郡马，"哎呀，六哥！"忙从马上跳下来，给郡马磕头施礼："六哥，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这几年来小弟只在南方做买卖，今年正打算去汴梁看望六哥，不想六哥来到云南，太好啦！六哥，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是自己来的？还是有别人？"

郡马说："贤弟呀，六哥是犯罪充军来到云南。"

"六哥犯的什么罪？"

郡马说："回头咱们再仔细说。你六嫂和小侄儿宗勉也跟来了，我正想找个店房把她母子安排下，人生地不熟，还没有找到，不想正好遇上任贤弟。"

原来，此人就是任秉任堂惠，以贩卖珠宝玉器为生。想当年，他有一次进汴梁，在城外遇上劫路的强盗，正巧杨六郎在城外遛马，六郎打跑了强盗、救下了任秉。二人互通姓名后见彼此长的相貌相似，言谈之中又很投机，当时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为金兰之好。因为任秉所带的珠宝被劫走，就没进京到杨府逗留，立时返回了云南，约定他日相会。又过了几年，任秉到汴梁去看望六郎，正赶上杨七郎擂台劈潘豹，潘仁美派人拿七郎，任秉帮助七郎杀出重围回了

杨府。打那时一直到今天，才又和六郎相见。任秉此时已经有了万贯家财。

任秉一听六嫂也一块来了，忙来到轿车前和六嫂见礼。宗勉直瞪两眼看着，简直分不出哪个是爹、哪个是任叔叔！

任堂惠说："走吧，跟我回家吧，我家有的是地方，找什么店房？二位贵差，行行方便吧！"还没等解差说话，郡马就说："一路上我没带刑具，没穿罪衣，全靠二位贵差照顾了！"

任秉说："那就更好了，先请到家里吧！"

任秉的家由十字街往西走，黑漆的大门，红油走边，门上的铜环亮得能照见人。门外有五蹬汉白玉的台阶，还有拴马桩，两旁栽着垂杨柳。

任秉领着六郎等人刚来到门口，家人们就跑出来了："哟，员外，您出城访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

任秉说："我把朋友接来了，快来把东西往里搬一下！"

郡主把穿的、用的东西带来了很多，家人们拿的拿，搬的搬，忙了一阵儿。

任秉叫把轿车停在门旁，把赶车把式和二位解差全都请进来，郡主和宗勉也进来了。任秉忙叫丫环到后院去请夫人来参见兄嫂。

不多时，夫人姜氏来到前院。姜氏没见过六郎，但是六郎的英名和义气久已闻名。见过礼后，姜氏只觉得郡主温柔典雅、美貌无双。郡主见姜氏穿戴长相也与众不同。郡主忙叫宗勉来见婶娘。

宗勉过来施礼道："婶娘您好！"

姜氏一看这个十来岁的孩子，还没等说话，眼泪就流下来了！

姜氏看见宗勉小孩童，
穿戴打扮透着精灵，
头挽日月双扎髻，
上边系的红绒绳，
身上穿的对花氅，
蓝绒丝绦系腰中，
绿色的中衣正可体，
抓地虎的靴子二足蹬，
前发齐眉后发盖脖颈，
齿又白来唇又红。
姜氏看了好一会儿，
泪珠点点湿前胸。
郡主不解其中意，
叫贤妹："见到侄儿为何伤情？"
姜氏急忙擦去眼泪：
"嫂嫂听我说分明，
我有一子当年五岁，
名字就叫任宝童。
大门以外去玩耍，
谁知道无影又无踪？
找遍了云南昭通府，

不知道冤家死与生？
至今不见孩子的影，
他要在和侄儿宗勉一般同！”
郡主听完叹了口气，
叫贤妹：“悲伤也是枉费心情。
汴梁城还有你大侄儿叫宗保，
嫂子我生下他们俩弟兄。
贤妹要不嫌弃小宗勉，
送给妹妹当做亲生。”
小宗勉过去就把娘叫，
大家夸：“这个孩子真聪明！”
任秉叫姜氏陪嫂嫂侄儿去后院：
“从今后，六嫂就住在咱家中。”
姜氏听罢心高兴，
手拉着宗勉出了大厅，
到后宅摆宴招待郡主，
任堂惠前堂摆酒给六哥压惊，
赶车把式也落坐，
左右坐下二差公，
郡马和任秉在上座，
家人们里外忙不停。
真是山中走兽云中燕，
陆地牛羊海中腥。
有南路陈酿北路酒，
迎风香酒状元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